1 3
2416
110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邊塞部十　北狄總叙　南匈奴

北狄總叙

唐杜氏通典曰北狄以畜牧爲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爲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獫狁周則獫狁宣王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爲中興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時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圊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分

I3
2416
110
<200X-670>

散谿谷自有君長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晉強戎服而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泊于戰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却地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又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山海經已有匈奴謂書又曰正北匈奴以索驒白玉爲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圍漢高帝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

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爲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絶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爲藩臣郅支奔康居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復大寇盜莽又發兵屯成議滿

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爲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于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爲實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爲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徽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爲曹操所滅自

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漠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軻比能破滅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廳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

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
爲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
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
汗圍帝於雁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
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
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禽頡利獻焉太宗納
溫彥博議置其餘種于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
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
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
厥武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大殺掠而去睿

丹武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自稱
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麞谷
仁節死焉又陷冀州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
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
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
潰

按明世元良哈三衞與瓦剌時爲邊患厥後河套
愈恣猖獗成祖永樂元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以大寧
故地畀朶顏泰寧福餘三衞大寧故元良哈地也洪武
中於古會州大寧設行都司封寧王永樂起兵從劉家
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猝出不意降乃移王與

其軍內地遂以三衛地畀兀良哈使仍爲三衛約爲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禦此棄大寧立三衛之始也三衛叛服不常陽爲藩蔽而陰常致寇初通阿魯台繼結瓦剌且挾以爲重時永樂屢出師親征阿魯台二十年七月征阿魯台還召諭諸將謂阿魯台悖逆以兀良哈爲之羽翼耳當分兵剪之遂身將大軍搗其巢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寧帝親征皆生縛之是時阿魯台與瓦剌各相讐殺瓦剌馬哈木子曰脫歡孫曰也先九年四月脫歡攻阿魯台殺之因通兀良哈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正統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英宗命成國公朱勇等分道出戰破福餘于會寧泰寧朶顏於虎頭山三衛從是寢衰而怨中國益深因糾也先爲之鄉導乙巳也先大舉入掠王振奉英宗親征次土木衆潰英宗遂北行景帝景泰元年尋請和送上皇還三年正月也先攻其可汗普化普化率十餘騎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是時也先無狀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悍毆守衛人掠財物騎入長安門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還因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脅結赤斤蒙古以窺塞下四年七月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爲可汗十月遣使上書貢貂鼠皮又致殷勤太上皇詔議荅書時給事中

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從其稱則縱逆仍其故號則激怒乞勅來使歸語也先以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給事中徐正亦請遣往諭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荅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則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詔再議廷臣言可汗乃彼渠長常稱荅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時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爲部渠常稱在瓦剌則爲皇帝位號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且稱我爲可汗誇示諸部無復攜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慙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帝曰也先雖黠驁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時也先新立意在通好中朝貢市往來然數年間賞賜亦不下百萬矣至朶顏諸衞初開互市繼以土木之變罷之後復議予貢然彼亦常竊名瓦剌使中故三衞使纍至頗爲瓦剌間天順初年也先平章哈剌襲殺也先諸部分散立其子小王子時孛來稱王子爲雄弒小王子屢入寇尋孛來稍衰而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皆與孛來相讐殺遂更立脫思爲王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

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入河套爭水草盤據爲
患自此始矣已而阿羅出結乱加思蘭孛羅忽結毛里
孩各自爲黨出入套中乱加思蘭又殺其黨阿羅出併
其衆以結滿魯都後不知所終時河套爲寇巢
穴往來寇掠侵軼無已廷議搜套而大臣以糜費無算
遂止小王子部落火篩最強悍寇大同宣府入榆林花
馬池兀良哈朶顔部落益蕃而獨花當次子巴兒孫驍
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小王子三子長
阿爾倫次阿著卜孫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
遞入海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剌始也阿著稱小王子

子三長吉囊次俺荅次老把都吉囊俺荅於諸部尤强
強最爲邊患無歲不入寇正德二十一年吉囊死俺荅吉
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衆俱畏之凡令
過于父擁衆數萬入大同犯咸安殺掠無算其精兵戴
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銛利望之若氷雪然總督曾銑疏
請復套出塞襲勝之遂遠遁銑上復套方畧十八事并
營陣八圖大學士夏言力主之而嚴嵩積恨言謂銑開
邊釁萬言于帝曰俺荅諸部以夏言曾銳收河套故報
復至此于是銑與言先後皆棄市河套者周廻三面阻
河土肥饒可耕桑寨遍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

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一二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漢之定襄赫連勃勃趙元昊之都也唐三受降城在其北元東勝州在其東初楊琚楊一清皆力言之自言銑死遂無一人論復河套者二十九年八月俺荅犯京師明年與通馬市朝市暮寇甚且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遂罷馬市初總督翁萬達修宣大邊垣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爲俺荅衆所毀矣先是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趙全等居之築城建敦宮殿宏

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州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俺荅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留千騎以守老弱巡撫李文進總兵劉漢統兵襲擊焚其宮室時富隨荅北徙趙全奔匿後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俺荅執趙全等以獻請贖還那吉把漢那吉者俺荅妻所鍾愛孫也以郤於俺荅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

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與滅扶危之名而內實收其力議甚壯而廷臣以爲不可時俺荅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涕泣俺荅尋亦悔遂擁十萬騎境王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荅妻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漢財物願市於是俺荅款塞叛人趙全誅之闕下以俺荅爲順義王俺荅弟老把都吉囊子吉能皆因俺荅上表通貢封賞有差仍許開市俺荅死黃台吉嗣王更名乞度哈扯力克嗣封龍虎將軍蓋自俺荅奉款而三衛亦修職稱謹矣合采續文獻通考及明紀諸書

匈奴一

原杜氏通典曰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邊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鄣　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

奴以牧爲怯雖趙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
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二千
匹彀者十萬彀張也張弓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
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悉
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
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滅六國使蒙恬
收河南地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因邊山險塹谿谷
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
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
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于故塞後爲其太子冒頓以

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西擊南并
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寇至朝那膚施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書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
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
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
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
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

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漢初定匈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于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

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高帝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　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

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
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
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
聲未絶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
橫行是面諛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畢辭謝
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
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苦匈奴爲患數闚邊將
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爲郎中署長帝因閒唐曰父老
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言

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
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今
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
雲中之塞常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
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
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戰之士
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所
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

霸上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殿掠畜産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和輯士卒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今義渠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

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籠荅焉　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勢必危殆以爲不如和親于是上許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姓聶名翁壹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不受禁固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

對曰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不然三代之盛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闢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

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音縱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虜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前或截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于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後數年衞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于河南斬獲數千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　伊穉斜單于軍臣之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者山千餘里討之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一名天山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漢元狩二年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凡萬九千級日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自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

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烏維單于（伊斯之子）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後匈奴數使奇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主父偃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昔秦皇帝蠶食天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不聽使蒙恬將兵而攻却地千里以河爲境然後

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適足以結怨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光祿塞今新泰郡銀城縣之北）　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民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鬬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

之足輕利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民罷用多則財乏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奴

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固而滅于秦秦有隴阪崤塞而亡于諸侯晉有河華之固而滅于秦秦有泰山巨海而脇于田常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撫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也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裾襌曲襟之

制覩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工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纖纖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長戟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從嫚于禮而篤于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　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當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握衍朐鞮單于烏羅單于耳孫也名屠者堂　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本烏孫東居閒小國數見

侵暴率衆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降匈奴山諫爲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壺衍鞮之弟）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尋罷唯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呼韓

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于道以爲寵衛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賛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令拜）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備乾飯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

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
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國藉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
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叛臣天子采之　元帝初郅
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
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
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
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
困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
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

居建昭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
居誅郅支（即就也）湯爲人沈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
登視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今郅支單于侵陵烏孫大
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
取安息南排月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且彼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
（驅帥之令隨從）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延
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
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

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興師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徼倖生事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凶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翎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粮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爲關內侯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于前時單于自言願

逕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常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

增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

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臨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

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纍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三陶莫鼻遣右鼻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

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對奏天子從之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纍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河水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于大故謂國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不可使隙甚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興匈奴從山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在蜀徼外藉湯姐之塲羌蜀也藉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六月爲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匈奴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

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爲得不爲大憂乎且昔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里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悟而許之　王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于

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是爲無策今比年饑饉

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脯糒薪炭更不可勝（鍑釜之大口者）音富餐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

毛馬尾也言前後軍行不得並驅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

匈奴二

卻霜　隨月（宋書其俗以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卻霜）

（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漢書匈奴傳匈奴舉事常隨月氏見前

匈奴三

光祿塞　夫人城（漢書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北至范夫人城）

四大姓　五單于（晉書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

歌漢匈奴歌曰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繁息失我

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原論漢班固匈奴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代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守不

違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云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

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冠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因其壞亂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罷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六載遭王莽篡位

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睦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音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乃若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

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

南匈奴

原杜氏通典曰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子名比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爲右奠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常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

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漢記二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遣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于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使

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新附北單于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單于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單于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時北單于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疫

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部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

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匈奴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而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益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郅支單于背德被誅）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獲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匈奴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爲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

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今朔漠既定宜令大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宜審其終以

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于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　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

兵出屯中山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　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殆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　晉武帝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南匈奴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

邊塞部十一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段 蠕蠕 高車 突厥

宏厥施

烏桓

原 杜氏通典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于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鈔擊匈奴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

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于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以爲宜復烏桓校尉帝從之于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

曰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立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獻帝初平中丘立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以雄北方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于柳城斬首二十餘萬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齊人

鮮卑

原杜氏通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貢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于彈汗山歠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

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部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也苟無釁國內侮之患豈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夫恤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去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子用反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于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數百戶和平中魁頭與從父

弟騫曼倶檀石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以息征伐羈縻西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爲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原杜氏通典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表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旃麾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幷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虎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按文獻通考曰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代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

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立其子丘不勤尚魏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部衆強盛自稱單于莫廆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爲廆子翰所敗悉俘其衆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廆爲廆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爲慕容皝所敗遁歸漠北遂奔高麗其部衆五萬餘落毓徙之于昌黎自是散滅

徒河段

增文獻通考徒河段日陸眷出于遼西因亂被賣爲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嚥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目塵有遼西之地而臣于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務目塵之子就陸眷立與弟匹磾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于襄城爲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歸于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

眷弟護遼爲主後爲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闌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龕（龕音堪）鬱闌子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衆伐龕于廣固（今北海即其地）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蠕蠕一

杜氏通典曰蠕蠕而兗反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眷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代王

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後魏獻文帝皇興中其主予成（吐賀眞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蠕蠕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彼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

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古于六鎮之北築長城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于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于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敵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于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敵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循北蕃以扳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

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
今武威郡于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
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絶域感化來歸阿那瓌
委質于前婆羅門歸誠于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
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
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
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
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
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
于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

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
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
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佚待勞其利
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
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孝明帝熙平初
其主醜奴子成弟之子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
俄突殺之盡幷叛者國遂強盛醜奴死弟阿那瓌立經
十日其族兄候侯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
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
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

蠕衰弱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
絕如綖而今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
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闢此兩敵即卞莊之箏得使境
土無塵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
主投身一期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
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
艱難前鑒無遠覆車在于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
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
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于上人散于
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暮布以係今主耳高車

亦未能一時併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
弱唯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
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
甚蠕蠕無復豎立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朝伊
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壞于東偏處婆羅
門于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
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
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騎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
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于事爲便即
可永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

外爲署蠕蠕之聲内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尅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負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于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

須内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

蠕蠕二

增羊屎粗計　牛犍難行　北史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又曰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爲頓嚢每來抄掠駕牛奔遁驅犍牛隨之故蠕蠕曰犍牛易遂爲敵獲今社崙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蠕蠕三

論唐李延壽北史論曰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儻來忽往代京由之屢

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剪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

高車一

原杜氏通典曰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靡北方以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譯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奇斤氏本無都統大帥督管每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增壯吏魏道武時分散諸部惟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爲

部落後太武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波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牛馬羊亦百餘萬皆徙至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貢獻由是韋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于此高車之俗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彌俄突

立遣使朝貢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擒醜奴繫其兩脚于駝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厥達彌俄突弟伊匐復國遣使奉表詔封爲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興和中伊匐子比適又爲蠕蠕所破子去賓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

高車二

增破狼山 起鹿苑 北史魏道武討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又曰道武自牛川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于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抵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而九百餘落內附

原 杜氏通典曰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茂虔都姑臧虔謂之北涼爲晉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唐起義二年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于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于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

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慢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于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觔令二國同于此膠七年八月頡利寇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頡兵于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令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于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于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

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誚之曰我與突厥
嘗面約和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
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
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繫之于門下
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元齡將軍周範馳六
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帥大驚
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
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
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
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
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彼必大掠強弱之
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之必
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彼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
尅與和則必固制服突厥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
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
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各
欲戰而陛下不以爲疑既而寇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
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
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
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又一者彼或懼而修德結怨于

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兇頑驕恣必自
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
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
利遣突利討之師敗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
是怨恨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與頡利有隙請擊之
詔秦武通以幷州兵馬隨便接應三年薛延陀自稱可
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
委任疎遠族類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
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用度不給復重斂諸
部由是內外多叛上以其和後復擾梁師都令兵部尚

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幷州都督李勣右
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漠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
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
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率所
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
擾因徙牙于磧口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
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
朝謝罪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
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
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

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于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被土多麋鹿縱其田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于事無益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布五疋袍一領渠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靡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逆其衆益多非國之利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皆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兗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虚矣唯中書令溫彦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于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

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徐兗則乘物性非含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奏言北荒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讐若以其降伏不即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日倍居在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彥博又曰天子于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塞外武帝不用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

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衆歸我援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農人選其首領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用溫彥博計于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陀爲可汗車鼻不能當

遂率所部歸于延陁爲人勇烈有謀畧頗爲衆所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篡位自立爲可汗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臣聞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犄角之勢也臣又聞

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掠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于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上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克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氷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

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西域諸國皆歸附之　處羅可汗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于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渠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強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爲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畧有隙遂分爲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立爲步迦可汗達頭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爲可汗　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于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

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絶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于牛頭胡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初群議不同睿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于城下軍中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壍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虜法貴掊攻取不值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爲朔方總管始築壍門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

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
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
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
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
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于高昌會寧郡處
羅唐封歸義郡王俄貢大珠于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爲
寶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
其地　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薛那可汗同歸中國
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
于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

義軍于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
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
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
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
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
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
將軍　初曷薛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
薛那之叔父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
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
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

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于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撫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

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眞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于國部落咸怨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屈利俟毘可汗初分統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肆葉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者其後設畢達

干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
遁于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
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
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
爲兄弟既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
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爲
吞河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設
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
馬五百匹朝廷惟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
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
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爲五
咄六部置五大啜管一箭右廂號爲五弩矢畢部置五
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
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于碎
葉以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
設爲乙毘咄陸可汗乙毘咄陸可汗又建庭于烏鍬曷
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爾駮馬結骨火�figure觸木
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乙毘可汗既立建庭于雖合水
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
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按乙毘可汗名

薄布特勒非欲谷設

突厥二

增 穜輿九轉 牙帳東開北史其主初立重臣等輿之以穜隨日轉九回 又曰阿汗恒處都斤山牙帳東開蓋嚮日之所出也 又曰阿滿轉爲冠抄 又曰知年歷唯以草青爲記 月滿爲冠 草青記年 又曰月滿

突厥三

增 詔隋高祖詔曰往者魏道衰弊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于沙漠猶復刼剥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庶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于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殪鋒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突

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
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畧近趨周槃
其部内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
靺鞨所破安毘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
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億萬口之敵怨偶泣血拊
心銜毒積恨思首方足皆人類也一千此更切朕懷
彼地咎歲旣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每冬
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貧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
雪川谷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
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

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
發北夫肆憤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
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朝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
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雛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
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以
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
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
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
鼓息烽暫勞終逸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表突厥攝圖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

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于戎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有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合眞等奉表以聞

突厥施

增文獻通考曰突厥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爲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婆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婆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婆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在勢密遣使賂楚客請停婆葛統兵楚客乃遣

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陰與忠節籌其事在路爲婆葛
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上表欲索
楚客頭景龍三年婆葛弟遮努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
遂叛入突厥請爲導以討婆葛默啜乃留遮努遣兵二
萬人討婆葛殺之默啜兵還婆羅下部將蘇祿鳩集餘
衆自立爲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頗善綏撫十姓
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
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爲左羽林衞大將軍金方道經
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爲忠順可汗
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金河公主以

妻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詣安西牙市使
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令宣教與吾等
度使邪杖其使者留而不遣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
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
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同宴與蘇祿使爭
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
祿使曰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僚遂
于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
訖厚賚而遣蘇祿性清儉每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其下
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

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
葉護費用漸廣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其下諸部心
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爲強盛百
姓又分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
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
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爲可汗自相攻擊莫賀達干
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擒吐火仙并
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
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乃令莫賀達干統衆俄又黃姓
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一

邊塞部十二 鐵勒 薛延陀 拔野古 僕骨 同羅 阿跌 契苾 多覽葛 葛邏祿 拔悉彌 都播 骨利幹 白霫 解薛 烏羅渾 俞折 駮馬 大漢 點戛斯 庫莫奚 契丹 回紇 室韋 地豆干 靺鞨 度稽 烏古 敵烈 木不 蛤 五國 兎 良 拾 鬼國 鹽漠念

原 杜氏通典曰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契

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萬餘人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瞿撥忽叱干具海曷比悉阿嵯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傍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茂促薛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嗢昏等嗢烏沒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

薛延陀

杜氏通典曰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陀蓋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咥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于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毘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倫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之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

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牛馬多死遂後期太宗于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于是返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于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延陀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爲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爲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令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徵不得意勒兵南下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冦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重太宗優詔荅而止焉

拔野古

新唐書曰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

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氷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唐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霤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遣鄭仁泰擊之斬其渠帥天寶間來朝

僕骨

新唐書曰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獰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

延陀滅其長涉匐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爲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微州都督唐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同羅

新唐書曰同羅在薛延陀北距長安七千里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阿跋

增 文獻通考曰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陁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其地爲雞田州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顏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執苾

增 新唐書曰執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婆川多覽葛之南其長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太和中

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

增 新唐書曰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陁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陁已滅其長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授右衞大將軍即爲府都督死以多濫葛塞匐爲大俟利發繼爲都督

葛邏祿

增 新唐書曰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剌二熾俟或爲婆匐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侃

之伐東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纔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元池都督府即用其長爲都督後分纔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強甘于闕延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呵史那施于北廷奔京師葛邏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于是葛邏祿之處烏德健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庭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毘伽縛突厥叛寇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寖盛與回紇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

拔悉彌

文獻通考拔悉彌一名弊剌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屨屐縛之足下屨先叶反屐巨戟反若下坂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舩焉上坂即

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爲舍丈夫剪髮樺皮爲帽　新唐書曰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帥阿史那施爲賀臘毘伽可汗遣使者入謝賜袍帶不三歲爲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庭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

增新唐書曰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相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爲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烏羽爲服婚姻富者納馬貧者致鹿皮草根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

增新唐書曰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爲元闕州其長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

曰決波騶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金騇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元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白霤

新唐書曰白霤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陁保奧支水冷陘山南幷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于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刻其地爲寘顏州以

別部爲居延州即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其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霤

文獻通考曰霤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鄰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親征東西部奚皆平之盡有奚霤之地

斛薛

新唐書曰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

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唐時來朝列其地州縣之

烏羅渾

新唐書曰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桓大抵風俗皆靺鞨也　北史曰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干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其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箜篌木槽革面而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于石室之壁而還

鞠國

新唐書曰鞠國或曰袜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爲屋尊卑共居

俞析

文獻通考曰俞析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

大百姓衆多　新唐書曰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皮

駮馬

新唐書曰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凋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雖畜馬而不乘資湩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類結骨而語不相通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亦相臣也　文獻通考曰突厥謂駮馬爲曷剌亦名曷剌國其地近北海經突厥大部落五乃至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盤盌唐永徽中遣使朝貢

大漢

新唐書曰大漢處鞠之北饒羊馬人極頑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于黠戛斯古所未賓當貞觀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

新唐書曰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者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

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
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車師五
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
骨苏曰紇扢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
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皆
面綠瞳以黑瞳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
多以環貫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黠其手女巳嫁黠項雜
居多淫佚謂歲首爲茂師衰以三衰爲一時以十二物
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氷稼有
禾粟犬小麥青稞步碭以爲麵糜餘以三月種九月穫

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鬬者爲頭馬
有橐駝牛羊牛更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
羊羬羯鹿黑尾黑尾者似麞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
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雁鶖鳥鵲鷹隼木松樺
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
雨後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
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肩可
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
以部落爲號服貴貂豹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鈿銳頂而
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

氈錦罽綾蓋安西北庭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爲帳號窖的支他首領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負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觱篥盤鈴戲有奚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婿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勞面三環尸哭乃火之踰歲爲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

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索駝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又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回鶻牙千五百里得仙娥河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草青山之東有水曰劒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長皆爲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永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書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強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豪帥始隸薛

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渠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君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明皇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常與大食吐蕃葛邏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邏祿以待黠戛護送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

回鶻遣師伐之不勝阿熱恃勝詬之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以其窮遠能修職貢遣使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濕臚寺見使者使驛官考山川國風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侍中劉濛爲

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斁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天顯六年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穆宗應曆二年景宗保寧八年常遣使貢

庫莫奚

杜氏通典曰庫莫奚闇于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竄于松漠之間其地在柳城郡之北善射獵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勃笛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　文獻通考曰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遣使入朝唐元宗世八入朝獻至德以後朝獻不絕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

歸誠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獻咸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會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粟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趫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人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嘗討奚平之置奚隗堝部太宗時奚王勞骨寧率六節度使朝貢奚鈿勃德部進白麝聖宗時罷奚五部歲貢麝鹿并諸部方物

契丹

原杜氏通典曰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于松漠之間後魏初大破之遂逃遁與庫莫奚反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黃龍之北數百里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松漠都督府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

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

回紇一

宋　杜氏通典曰回紇在薛延陀北境居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俟斤死子菩薩立唐貞觀初與薛延陀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于天山大破之俘其部衆回紇由是率其衆附于薛延陀號爲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

續　文獻通考曰回鶻即回紇至唐德宗時改爲回鶻言其健鷙如鶻也常以公主妻之宋宣和間常入貢尋恐其爲邊害詔禁止之遼時貢獻不絕間亦請婚不許

回紇二

唐　啓唐杜牧論回鶻啓曰伏以回鶻種落人素非多校于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菜之實白驢驪騂之騎凋耗已無渾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自兩漢伐北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耳比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于後

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
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
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
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
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
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
攝于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其所俘
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
餘萬落帝以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
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
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今若以幽并
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
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統之強弱猶如虎
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
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翫冠于掌股之中軌轍縣瓶湯
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

室韋

文獻通考曰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蘇鞨之
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
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

畧可汗常以吐屯潘垤統領之蓋敦丹之類也其南者爲敦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自契丹路經畏水蓋犢了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貧勃次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然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滿咄猶君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衣服與敦丹同乘牛車籧篨爲室如突厥壇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爲栰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木爲室以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靺

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其爲死者妻也其國無鐵取給于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麏鹿射獵爲務鑿氷沒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于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

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萬室韋訥北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隆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以後頻朝獻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時黑車子室韋以八部降尋復叛討破之太宗時嘗進白鹿又貢名馬穆宗時黃室韋與大黃室韋小黃室韋俱叛聖宗以後頗爲共命

地豆干

文獻通考曰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齊時亦入貢

驅度寐

文獻通考曰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鏃

流鬼

文獻通考曰流鬼在北海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數尺深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獵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氷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氷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寮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

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于是其君長孟蜂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國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者未嘗通聘

鬼國

文獻通考曰鬼國在駮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衣渾剥鹿皮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皮及蚘

鹽漠念

增文獻通考曰鹽漠念咄六關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其長

敵烈

增續文獻通考曰敵烈遼太宗與穆景之世歲來貢聖宗時殺詳穩以叛雖就招撫輒復叛寇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嘗討叛命敵烈滅之有渠長頗白來貢馬駝與宗後復叛後遼主為金所逼歸于其部邪律大石乃有其地

术不姑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時嘗來貢至聖宗之世而諸部皆叛興宗時復來貢自是始絕矣

烏古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征烏古部以烏古奚為圖慮涅離與畏三部太宗時常來貢穆宗時烏古叛掠居民財物遣林牙蕭幹討之聖宗以後叛服不一至天祚時入于金

五國

增續文獻通考曰五國與隈烏古部共節度使遼聖宗統和二年邪律注以所轄諸部難制請賜詔給劒仍便

宜從事許之與宗時其長各率所部來貢方物道宗時叛命左夷離畢蕭素颺討降之仍獻貢不絕

韃靼

韃靼國在沙漠中其迤東曰瓦剌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爲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而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爲曾塔塔兒曰克烈各據分地既而兼并明永樂間有馬哈木封順寧王叛服不常屢親征之正統間馬哈木之孫也先大舉入寇挾英宗北去明年送還其始馬哈木與子脫歡孫也先並居瓦剌而後共入河套部衆愈多內入愈熾也先死小王子立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卜孫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遜入西海阿著稱小王子子三長吉囊次俺荅次老把都阿著死衆推立卜赤稱亦克罕有衆七萬分五大營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岡留罕哈爾填三部岡留部營三其長曰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長曰猛可不郎爾填部營一

其長曰可都留三部共有衆六萬居沙漠東鄙與朶顏
爲鄰南部長曰把荅罕奈曰失喇合吉有衆五萬西部
長曰應詔不曰阿魯禿斯曰滿官嗔應詔不部下分十
營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兒罕曰
失保嗔曰入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荅不乃麻舊
屬亦不剌亦不剌遁海西遂分散唯哈剌嗔一營僅全
阿魯禿斯部下分七營舊亦屬亦不剌今從吉囊合爲
四營曰孛合斯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衆至七萬
滿官嗔部下分八營舊屬火篩今從俺荅合爲六營曰
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剌

衆可四萬南有哈剌嗔部營一渠把荅罕奈衆可三萬
哈連部營一渠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北
有兀良罕營一渠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
又西爲瓦剌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爲讐諸部雖水草
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諸部中唯俺荅最
獷桀其子黃台吉尤善用兵隆慶間俺荅執叛人趙全
來獻乃封順義王許開市通貢凡十一處在大同者三
曰得勝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張家口在山
西者一曰水泉營在延綏者一曰紅山寺堡在寧夏者
三曰清水營曰中衛曰平虜衛在甘肅者二曰洪水扁

都口曰高滿塞其餘奉貢者六一老把都後爲吉把都
台吉等一黃台吉等今爲扯力克等一永郡卜大成台
吉等一兀慎打兒漢台吉等一合羅氣把都兒台吉等
一吉能後爲把都兒黃台吉等今爲卜失兔阿不害等
皆統于順義王歲以爲常市各二日明一統志續
文獻通考

兀良哈

續文獻通考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
郡北境漢爲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
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勢丹元爲大寧路北
境明洪武十四年封寧王于此二十二年夏四月詔以
兀良哈之地置三衞自全寧抵喜峯口近宣府鎮者曰
朶顏衞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界者曰泰寧衞自黃泥
窪踰瀋陽鐵嶺接開原鎮者曰福餘衞自錦義渡遼河
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衞朶顏最強分
地又最險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
也成祖靖難三衞赴義有功永樂初割大寧地與之徙
寧王于南昌改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又增置卜
剌罕衞今東起遼陽西距西海治皆其境也其風俗與
契丹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中峯形類馬孟其產馬
橐駝黃牛瑪瑙鵰櫜皮白蒲萄其貢駝馬其承襲不分

眞僞俱稱舍人正統九年竄伏迤北時出擾邊朝廷命成國公朱勇與都督馬諒陳懷領兵三道出號二十萬至全寧擊敗福餘抵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破之正德時朶顏都督花當子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把兒孫死革蘭台又爲衆所推益肆侵掠邊人不得耕牧陽順陰逆叛服不常明爲外衞實明世肘腋之隱憂也